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开幕了，我找出一个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依然完整如新，没使用过。封存记忆忽然打开，思绪一下子拉回到25年前。

那是1997年，世界杯前一年，我批发了一批法国世界杯纪念足球给卖了。

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和一个同学一拍即合，说干就干，合股贩卖，利润均分。那个同学和我住一层楼，聊得来，是个东北人，辽宁的，关外青年。俩人也不知道怎么就嗅出了商机，决定一起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其实没有做买卖的经验，想想都是缘分呀。

我们觉得进一批世界杯纪念足球一定好卖，像我们一样的学生年轻人一定喜欢。中国足球队虽然不行，可是中国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球迷。

那时候，市场经济之风已经吹进校园，到处是欣欣向荣的局面，很多学生都在兼职或者创业。我们也不甘落后，不愿独善其身，大环境使然，我们只是受到了熏陶，人群中的一员。

很多年后，我们依然相信中国经济一定

# 卖球记

文 / 图 李 虎

魁梧，东北大汉，我们组团来到批发市场。

那时候我还相当的稚嫩，给人以发育不成熟的感觉，但是整天充大爷，假装纯爷们，言谈举止冒充成熟，刻意油滑，老气横秋，给人以阅女无数之感。其实还是个雏儿，见姑娘就紧张，见漂亮女孩就抖。不像现在，真的成了大爷，纯的不能再纯的纯爷们，岁月沧桑无法掩饰，还骗自己是小鲜肉，QQ头像用的还是十几年前的照片，模仿未婚青年。

镜头跟进，25年前的某一天，我们直抵城隍庙批发市场。地处中国最大城市的老城巷，狭窄的弄堂犹如迷宫，不见天日，到处都是批发店铺，堆满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

此间是老城，房屋简陋，街巷狭窄。附近是著名旅游区，人潮涌动，我们无心游览，没心思逛著名九曲桥、豫园，也没品尝尝飘十里闻名中外的小笼馒头。时隔多年我们都没后悔，因为心思根本没在那儿，直接寻找批发市场，奔主题而去。

少年的心就是这么单纯。

每条街两边全是铺面，里弄四通八达，宛如八卦阵，走上很久都很难逛完，依然迷失在接踵摩肩之中。商品种类应有尽有，都是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轻工产品、学习用具、体育用品、土特产、竹木器。一问价格，都很低廉，是零售批发东西的好地方。

我和东北人找到一家卖足球的，有很多世界杯纪念款足球。设计非常新颖，款式色彩各不相同，都印有国际足联FIFA的标志和一大串英文以及法国世界杯的标识，品牌都是阿迪耐克的，让人爱不释手，真想踢上一脚。批发价格也不贵，都是走量的。

东北爷们口才不错，用纯东北话和南方老板砍价，一时塞北江南吴依软语此起彼伏，很快成交。时隔多年，具体价格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总之批发价非常优惠，利润空间非常大，接近暴利，令人充满期待。

我们挑了十几个款式不同的球，装进了蛇皮袋。

那天是不是还进了其它什么货，什么种类，我已经全无记忆，好像还有一些日用畅销品，顺手牵羊带回去了。

我们肩扛手提，满载而归，离开了迷宫一般的里弄，落日的余晖给一切都镀上了金边。我们躊躇满志，计划在即将到来的开学季将其卖出。

商业销售的季节和时间很重要，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销售旺季可以卖个盆满钵满，时间一过，就会过季，送别人都没人要。比如98年世界杯足球，97年就好卖，也能卖上价钱，买家也愿意出价钱。过了98年还卖，肯定是卖不出去。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明白这个道理的，时机很重要，这就叫市场经济。

多漂亮的球呀，接下来，我们得趁开学新生入学之际把球卖出去，这是校园经济的旺季，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我们在校园跳蚤市场，找了一个摊位，又收了一批二手教科书，英语四级之类的一起售卖。我们像成熟的商贩面对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果不其然，足球大受欢迎，十分畅销，有一球难求之势，我们又进了第二批。还有人托关系称兄道弟，就是为了能优惠一点。如今，只留下这一个作纪念了，追忆曾经的如火青春。（作者供职于白河服务区）

# 阿德尔玛城

文 / 卡尔维诺

我所到过的地方，没有比阿德尔玛更远的。上岸的时候是黄昏。码头上那接系泊绳索的水手，看起来很像一个跟我一起当过兵但已经去世的人。那时候是批发鱼市场开放的时刻。一个老头正在把一篮海胆装上手推车；我似乎认得他；我一转身，他已经在一条小巷里消失了，不过我知道他的样貌很像我童年时见过的一个老渔夫，今天不可能还活着的。一个蜷缩在地上的寒热病人使我难过，他头上蒙着毡子：父亲死前几天，眼睛就跟这人一样发黄，胡须碴子也跟这人一样长。我望向别的地方；我再也不敢直视任何人的面孔。

我想：“假如阿德尔玛是梦里看到的城，假如在这城里只会遇见死去的人，那就确实是个吓怕人的梦。假如它是一个真实的、有活人居住的城，那末我只要继续看他们，样貌的相似总会消失，而带着痛苦表情的面孔会出现，不管怎样，我最好还是不要坚持注视他们。”一个卖菜的正在用天平称一棵卷心菜，然后把它放进露台上的少女用绳子垂下的吊篮里。那女子跟从前我们村子里因失恋而发疯并且自杀死去的少女一模一样。卖菜的小贩抬起头来：她是我的祖母。

我想：“到了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在你认识的人之中，已去世的会比活着的多。这时你的心就会拒绝接受更多的面孔和更多的表情，你遇见的每一张新面子都是旧的容貌，它们各自寻得合适的面具。”码头工人排成一列走上石阶，弯腰背着瓦坛子和木桶；他们的面孔被粗麻布兜帽遮住；“现在，他们会直起腰，我会认出他们，”我这样想，又焦急又害怕。可是我的眼光离不开他们；如果我把视线移向狭窄的街道上那些拥挤的人群，意料不到的面孔就会从远处伸出来向我凝望，似乎要求我认出他们，似乎想认出我，似乎已经认出我。在他们眼中，也许我也像已经去世的某一个人。我才刚刚抵达阿德尔玛，却已经成为他们中之一分子，我已经投向他们那边，溶进眼睛、皱纹、扭曲面孔的万花筒里。

我想：“也许阿德尔玛是你垂死时抵达的城市，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跟故人重逢。也就是说，我也是死人。”我又想：“这意味着阴间并不快乐。”

—— 摘自《看不见的城市》

# 老马不老

文 / 杭世鹏

老马老马，102道绿通车司机嫌查验点太多，不配合打开篷布验货，可能会造成收缴矛盾，你过去再沟通一下；老马老马，入口查验大件办证车辆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你再给我说说；老马老马，又想吃凉皮了，再给咱们做点；老马老马……

被大家亲切称呼为老马的正是梁镇收费站的收费员马志兴，其实只有三十多岁，但是2006年入职的他已在收费站工作了17个年头，同事们说他“老马识途”，精业务、通实操、懂司乘，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马”，老马不老，技艺不老。

我第一次用词“老马识途”是2016年，我入职收费站三个多月时，从刚工作的满腔热情到心灰意冷的疲惫。在省界收费站每天面对检测不完的车、核验不完的绿通、写不完的特勤和一眼就能看到十年后还是这个样子的自己……我一遍遍质问，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未来吗？一段时间里情绪低迷。老马那时身板挺直，眼睛还和现在一样有神，他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一眼就看出我的症结，对我说：“小伙子要撑住气，你才来多长时间，每个行业都不容易，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都需要对这个职业有高度的认知，才能乐在其中，享受其中，不要只瞧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看看站上的老员工和服务之星，他们多少年如一日，你差他们还远了，要静下来，沉下去！”简短几句话，让我羞愧难当，茅塞顿开。在之后日子里每当我工作有懈怠时，总是用这段话来鞭策自己，用老马对工作的态度来标校自己。时至今日，每每想起这段话也总能让我充满力量。是啊，对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人来说，剩下的便只有风雨兼程了。

他不仅会用话语教导你，更会用行动感染你，因为在日常工作中除雪保畅有他，美化站区有他，业务交流学习有他，站区小微维修助力降本增效工作，他更是身体力行。俯身修管道，登高换阀门，窗口热情服务。真的是春夏秋冬不倦工作的老马。

（作者供职于靖边管理所梁镇收费站）

是院子树上结的，板栗是屋后山上的，让我尝尝。我也实在累了，正好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我很好奇，他们怎么还住在山里，边吃边聊起来。老人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女都成了家，觉得山里啥都不方便，不愿在山里住，现在都在城里打工，说挣了钱在省城或县里买房，到时候再接他们去住。过年会回来几天，平时也寄些钱。老人说他们也去城里呆过，可是住不惯，就回来了，还是觉得山里亲。想着这里才是他们的根，他们的脉。只想替儿女们守住，等他们老了，那也就没办法了，言语中透露出一丝无奈。老人不定期下山，带些山货换钱，买油盐酱醋回来。两位老人说，政府也要求他们搬下山去，这里太不方便了，但是他们不大愿意，半辈子生活的地方，一草一木，一山一石和澄澈高远的蓝天白云都有了感情。人都有自己的根，他们的根就在这，再繁华的城市也是别人的城市。

坐在院中，听老人叙述，听清泉流水，听百鸟啁啾，听飞虫啾鸣。看顽石嶙峋，看小草不折，看风起云涌。清爽的院子，树叶自语，一阵清风与白云咬着耳朵，空气里弥漫着新鲜泥土混着青草花香的味儿，已然忘记时间。再看看天色，不能往山顶走了，和老人辞别，返程下山。

路上回想老人说的话。落叶归根是自然的美，许许多多的游子，故乡情怀是一杯解渴的水，时时刻刻都会思念着。这或许山里老人的生活写照吧，恋家保根的思想根深蒂固，山外世界何等精彩，都置若罔闻，不为所动。

一趟山中行，我厌倦了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活得太累了，山中虽然没有城里富裕，但是他们过得很充实，他们善良，朴实。我想待在这里，喜欢这里鸡晓引鸟鸣、水潺伴狗吠的情景，但是我办不到，城市已将我们许多人的农家情怀淹没。希望这里不要受到干扰，保持一个纯净的家园。希望我的暮年也能有这发妻薄地一间房，忠犬青山一窝鸡的境地。

（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

# 山中行

文 / 赵莹



图 / 少青

男人顺势用脚踹了两下，大黑狗委屈地蜷缩在屋角。屋顶盖着黑色的瓦片，陈旧的墙壁，歪斜的柱子，经历了无数风霜。屋内光线比较昏暗，我索性搬了一条木凳坐在院内，男人也相隔着坐下，叫女人去烧些水来。稍许，女人拿来一个小筐子，里面是核桃和板栗，说这是自家产的，核桃

# 向前看

文 / 刘 驰

“爸爸，这条路好窄，两边杂草茂盛，从这么窄的小路往下滑，肯定会控制不住滑到草从里的！”露露双手握着滑雪杖，颤颤巍巍地，迟迟不敢出发。

“凡事都有第一次，露露！”爸爸替露露拍了拍身上粘的雪，说道：“还记得你刚学会滑雪时不敢从坡顶往下滑，但是现在你的滑雪技巧高超，无论是单板还是双板滑雪都炉火纯青了，现在只是从空旷的雪场转变为有障碍物的小道而已，只是一点外在环境变了，其他的依然如故呀。”

“只是变了一点吗？”露露小声嘟囔道：“这条路明明这么窄，很影响我控制方向的呀。”“这就是我带你来这里的原因呀，滑雪道路和人生道路是一样的，不可能总是坦坦荡荡任你随意切换方向的目标，迫不得已走这条小路时，要懂得不被外在环境影响。”

“这……那我试试吧。”露露犹豫地说。

“好孩子，你从这边滑到前面那个分叉小路口，在那边等爸爸就行，差不多500米，先试试。”

“好！”露露深吸一口气，双腿略弯，摆好姿势后将滑雪杖往后一撑，“嗖”的一下就出发了，随后只听“啊”一声，一头栽到了小道旁的灌木丛了。“露露站起来！”爸爸呼喊道，随后看到浑身包裹着一层厚厚的雪，雪人一样扭扭捏捏从灌木丛中爬出来的露露，抑制不住笑了起来。“爸爸你竟然嘲笑我！”爬在草从里还没站起来的露露生气地喊道。

“爸爸来帮你吧。”说着爸爸风一样潇洒地滑到露露身边，将露露一把从雪地上拽起说道：“爸爸之前不知道在草从里栽了多少跟头呢，你呀，还得多栽好几次呢。”

“光多栽跟头就能练好吗？可是我刚才往下滑的时候看到周围的草很多，一心就想着怎么避开这些草，最后心里乱了直接栽到灌木丛里了。”

“这就是爸爸给你教的第二个技巧，要学会专注。”“可是我一心想着躲避灌木丛，这难道不专注吗？”“你要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路怎么走，灌木丛只是影响你的干扰物，它们不是你的目标，所以当你一心想着如何躲避灌木丛的时候，出发点就错了，出发点错了，想到达终点就会很难。”

“哦，我懂了爸爸，所以我应该忽视这些干扰心理的灌木丛，把目光锁定在终点，向前看，只看该走的路！”

“对，果然是我聪明的露露，专注，向前看，加上大量练习和失败，才可以顺利到达终点。”

“想到达终点必须经历多次失败，”露露看着前面不远处的岔道口，对爸爸说：“那这次我向前看，再练习几次。”

“加油！”爸爸鼓励道。“专注和向前看。”露露默默地叨着，勇敢地滑了出去。

（作者供职于韩城管理所）



我喜欢厨房，非常喜欢。

这种喜欢大概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小时候在老家，北方人素喜面食，加上兄妹众多，蒸馒头、包蒸饺就成了三天两头的事情。提起小时候的事，母亲常对我讲：“你两三子，外婆也是生惯坏了你，你吵吵着要包蒸饺，家里搭起来的案板高，你够不着，你外婆一寻思，干脆给你脱了鞋，脱了袜子，让你坐在案板高一头的窗台牙子上，脚就踩在案板上，跟我们大人一起包蒸饺……”每每听到母亲这样说，我的嘴总是不由自主地咧开笑着。

在母亲的话语间，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大概是1995年，舅舅家略显昏暗的厨房，左手边是大大的案板，案板下放些劈好的柴火和煤块，右边是大小锅套着的灶台，锅里的水烧开，阳光从侧面一扇扇窗户透进来，锅里的水汽往天花板上飘着，大人们有序地忙碌着，怎么看都是温馨不过的场景。

韭菜粉条大肉馅儿的蒸饺，牵绊着味蕾的记忆，无论走得多远，都会时不时想起这味道，做法早已熟稔在心。大锅烧水，开后将三四斤大肉整块放入去煮，待到七八分熟时捞出剁成小块待用，这时用煮过

肉的水开始和面，也就是所谓的“烫面”，这样的饺子皮蒸出来以后特别薄、软。再将粉条放入锅内煮软后捞出，淋入熟油后剁碎，韭菜洗好后滤水改刀切小。最后将所有食材全部放到一个大盆中，放入调料和油拌匀，包在手掌大小的饺子皮里，捏出好看的褶皱。大笼上锅蒸，四十分钟后出锅，大人们围着大桌子，小孩儿们围着小桌子，就着辣椒汁，只是一个香味四溢。

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味道，一直延续至今。

也许是小时候潜移默化影响，后来我也爱上了做饭，沉浸在厨房对我来说是回家最放松的事情。早起带着孩子去菜市场门口喝一碗热腾腾的豆腐脑，就着刚出锅的油条香喷喷吃着。完了以后带着他去

买新鲜的蔬菜，孩子总会在挑蔬菜的时候热闹地问这个是什么，那个叫什么，又一脸期盼地告诉我中午想吃虾，想吃鱼等等。于是想了想，做了孩子爱吃的避风塘炒虾和清蒸多宝鱼，都是很简单的做法。大虾开背去虾线后下锅油炸，至虾皮表面焦黄色捞出备用，锅内留下适量油，倒入大蒜末，中火炒至溢出香味，待大蒜变成金黄色后加入黄色面包糠，翻炒后倒入大虾，加少许食盐生抽，一道简单易做的避风塘炒虾就这样完成了。多宝鱼清洗后腌制十分钟，肚子里塞入葱姜丝，蒸好后装盘，用老抽生油耗油白糖调一碗料汁，加水煮开后倒入盘内，最后将葱丝铺在鱼肚子处，淋上热油激出香味。这两道菜约莫花费四十分钟的时间，看着孩子小嘴吃

得开心的模样，心里满满溢出幸福。

三餐四季，是我对家庭幸福感最向往的事情。

爱逛家居店，总会长时间驻足和在厨房有关的陈列架前，看着不同形状的餐盘，印着好看的图案，不同的风格，细细比对之后，带两件回家。用来煲汤的砂锅、吊高汤的锅子，分门别类林林总总，橱柜里不下十件。我认为做饭是一件特别细致的事情，什么样的菜品要用什么样的食材，比如秋冬的莲藕排骨汤，就要用洪湖的粉藕，炖出来口感软糯，色泽也煞是好看；比如切洋葱丁时，要用西餐刀；比如一种食物放在不同的菜品里，改刀方式也一定不同……很多的比如，镶嵌在我对厨房的热爱中，溢满在我对生活的向往里。

从小到大，无论是在祖父母家还是外祖父母家，印象最深的永远是过年的团圆饭。恰到好处两边都是兄妹五人，都是高矮两个方桌，长辈们在高桌上行酒令觥筹交错，我们坐在矮桌上，抢着吃牛肉、吃火腿，着急的时候一个筷子没拿稳就洒了前襟一身儿，又像是看不见似的，继续使劲捣着盘子里的菜。现在，我已经从那个小方桌换到大方桌上，回头看着小方桌上的孩子们，二十几年前的画面“咻”地一下出现在眼前，看着缩小版的自己和兄弟姐妹们其乐融融的样子，感慨岁月的脚步果然匆匆，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有序推移着。

我对厨房的热爱，基于幸福的家庭环境。所有的爱意、亲情都浓缩在这方天地间，恰到好处火候、笼屉间溢出腾腾的蒸汽、洗好的青菜从水里捞出时淅沥沥碰撞的声音、手揉面团排气时飘到掌心绵密

的手感，还有在炒锅内传递出不同层次的香味……这所有的感受伴随着我的成长过程，不断加深着我对厨房的感知。

这就是我和厨房的故事，我将持续地热爱下去。

（作者供职于富平管理所）